

秦仲實譯

心理無線電

中華書局印行

Mental Radio

by

Upton Sinclair

心
理
無
線
電

秦
仲
實
譯

中
華
書
局
印
行
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
心理無線電 (全一冊)

◎ 定價銀五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原著者

Upton Sinclair

譯者

秦仲實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達

印刷者

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各

埠

中華書局

辛 克 萊 夫 人



Mary Craig Sinclair

序言

阿卜頓辛克萊 (Upton Sinclair) 是一位正直無畏的批評的公衆事業研究家，用不着我來向大家介紹。但在本書中他勇敢地走進了新的領域——靈魂研究的領域——在此領域內是易於喪失聲譽而難成名的。他要我寫幾句話介紹本書，我若拒絕不寫，那不是缺乏勇氣，即是失掉了科學責任上應有的認識，我熱心此道已久；并且不用說過去五十年的研究已建樹了何種強固的基礎，以爲真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。即使這種研究的結果最後完全是否定的，這否定的結果仍不失爲重要；因爲從各方面觀察，一般人所急切希望的是：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對於本問題——已經證明了的超常現象的真實性問題——具什麼立場。最近有幾位科學家討論這個問題，其中有一位（他或許是最出名最有勢力的美國心理學者）似乎覺得這整個問題的結論是否定的，因爲他說現在美國著名的心理學者沒有一個對此感覺興味。我不知道他是要反對我的美洲主義還是要反對我的地位，二者我都不能有所建樹。不過他的說話即使是對的，却總不會維持他的結論；毋寧說他的說話是對於美國心理學家一個嚴重的申斥。所幸，舉出幾

位美國熱心研究讀心術的青年心理學者是可能的。

說到辛克萊先生這本書是完全關聯着種種讀心術的實驗。凡關於靈魂的研究，不論是本書所討論的一部分或其他的部分，欲得到進步，大半須視受過教育的聰明的俗人或素喜研究的人而定，這正如本書所述者一樣。又如欲於便利中獲得彷彿超常的現象這似乎很稀少，可說絕無僅有；所以對於一般自覺觀察和小心正直地研究這種現象的人，予以充分的鼓勵和同情，正是研究科學的人應盡的義務。

辛克萊夫人似乎便是一位稀有之人，她具有極高貴的讀心術的能力，或者還有其他超常的能力。本書所報告的讀心術實驗有顯著的成功，可以列入已往報告中的最優實驗之列。除非我們假定辛克萊夫婦都是至愚無能而粗心的人，或都是用極無情的和應受呵責的方式欺騙羣衆的人，那麼對於他們成功的程度和試驗的情形，我們可以不承認其爲某種交通方式（爲現在科學名辭所不能解釋的）的最後證據。我和辛克萊夫婦雖不大熟識；但對於辛克萊早年的著作，我是有一種認識的；那種認識實足以使我心折，因爲他是一個有能幹極誠懇而富有判斷力和責任心的人，這一點應能使任何公正讀者心悅誠服。他的記錄和文章應博得廣大的誠

敬的讀者，讀一讀他在本書所報告給我們事情。

辛克萊夫人說明她成功的試驗時的情形，我覺得特別有味；因為那種情形是與其他幾位研究者所觀察的情形相合的；他們曾報告一種特殊的被動的心理狀態，這似乎是讀心術交通的極順利的——如果不是主要的——條件。那似乎是說：模糊的非常的讀心術過程假若要顯露出來，心靈軌道就必須肅清其他的交通。

本書報告的別種試驗，似乎包含自然物的某種超常的知覺力，即如通常所說的千里眼是。關於千里眼已經證明了的事例，即或比我們承認讀心術的主張更可懷疑，也應受大多數人的歡迎，這是自然的而且合乎邏輯的。總之，運動着的心是一活動的機關，我們對於牠的性質和活動性，知道得很不完全；科學並沒有好的理由給我們，來否認心的活動性可以由某種（爲我們所全不了解的）方式而影響及於另外一個心。但當實驗者讀緊閉在箱子裏面的印刷文字（印刷文字的本體是任何人所不知道的）似乎有很大的成功時，我們似乎就可斷言——那不能不了解！因爲我們似乎完全知道由印刷文字到實驗者的影響的可能性；並且在那種條件下，所有這些可能性似乎真被拒絕了。於此，我們還須保持公開的態度，收集事實，無論事實現

在似乎怎樣地不易解釋，儘可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反覆觀察的。

再者，辛克萊夫人的千里眼的成就並不是單獨成立。這些成就，與近年英國靈魂研究會中有資格的會員所記錄的許多成功的「書籍試驗」相合，而且與許多其他較少注意地觀察和記錄的偶然事件相合。

本書若能引起少數讀者（讓我們說百分之二的讀者罷）小心地和批評地從事於與本書所描寫的相似的實驗，那末，這本書就充分地足以自解了。

威廉麥獨孤於狄克大學。一九二九，九月。

心理無線電

一

你若生在五十年前，你會記得有一個時期，健全的常識心理測驗，拒絕用「新奇的觀念」來愚弄人。人們沒有正式立成定則，不過姑且承認已知的和熟知的即是真理，而未經知道和未經熟知的事物都是無稽之談。我童年時覺得世界上最奇怪的笑話，是「飛行的機器人」；且當我母親講述「細菌」侵入身體，就會生病的話，父親輒認為莫大的笑談。就是近二十年前，我以為人類會有一天使一人的聲音傳遍全美洲，全美民衆都能聽到，我想根據這種觀念編一劇本，朋友們却對我說，像這樣奇怪的幻想，決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
我童年時所譏笑的事物，即是我們所說的「迷信」；我們之所謂迷信，不單指「數字十三使人命運乖舛」；不單指妖術幽靈鬼怪的信仰，而且指一切我們不能解釋的奇怪的心理現象的信仰。我們理會催眠術，因為我們看見過舞台表演，也讀過「屈爾伯」(Trilby)一類的邪書；

但是有些事情如神昏的巫婆，不由自主的書寫，拍桌敲椅，忒列金勒斯，讀心術和千里眼——這些名詞我們就不理會了，如果有人向我們解釋這些觀念，我們馬上就覺得「都無意義，」盡是無稽之談。

及至少年，我遇着一位一神教的牧師，他十分嚴肅地向我說，他曾經看見過幽靈，而且同幽靈談過話。他不曾使我心服，不過在我心田裏已被他播下了好奇的種子，那時我就開始涉獵關於靈魂研究的書籍了。從頭到尾，我涉獵的不下百十部，常覺津津有味，又常覺狐疑不決——這是一種不愉快的心情。讀心術的證據我看來似已確鑿無疑，然而我決不能即認以爲真。信仰的結果異常可驚，在我的宇宙觀上所生之變化又異常之大，所以我在早總不相信，即或我在說相信，而實際我并不以爲然。

不過，我企圖着理會這個題目，已經有三十年了；命運却也安排着優待我。它給我一位妻子，她對此道頗感興趣，不但研究讀心術，而且實地練習讀心術。過去三年中我在家裏日夜注意這件事。所以我終於敢說，我不猜疑了。現在我確是理會了。我要告訴給諸位，并望能使諸位心服；不管別人怎樣說，我心中對此却決不再有猜疑了。我理會了！

二

心靈感應術 (Telepathy)，或讀心術：即是說，人類心理除藉已知的和常用的覺官外——視、聽、感、味、觸——能彼此交通麼？一人心中的思想或想像能直接輸送到第二人心中去，第二人便也發生和認識這種思想或想像麼？如屬可能，又是怎樣輸送的呢？是否從腦子裏發出某種顫動，像無線電廣播一樣？或者是否像氣泡接觸着流水一樣，它也是與內心深處接觸的麼？如果這種力量存在，我們能發展它和使用它麼？或如閃電一樣，它自身時時表顯，我們不能加以控制麼？還是我們能製造和儲藏起來，而且能經常的使用它，如像我們儲藏和使用福蘭克林從雲端引來的閃電一樣？

上列問題便是讀心術的問題；至於答案我敢總括一句說，心靈感應術是真的；確有其事。無論這種力的性質怎樣，總與距離無關，因為隔四十哩作實驗與隔三十呎作實驗恰恰一樣。這種力可以出自天然，也可以依靠特殊才能，故能加以培養和審慎的使用它，如物理學化學上他種

研究的對象一樣。這種訓練的主要點就在乎精神集中 (Mental concentration) 與夫自動暗示 (Autosuggestion)，這都是可以學習得來的。我要告訴給諸位的不僅是叫你們作甚麼，而且要告訴你們怎樣去作，所以你們如果有耐性，有真興趣的話，你們必能製作你們自己的貢獻，貢獻在智識上。

開始敘述本題，我要像一位沿街叫賣的書販，輕輕敲你的門，等你把門開了，他不得不說得很快，說出很動聽的話，并且首先便把上等貨拿出來給你瞧，你的成見是反對這種觀念的；如果你翻閱過我以往的著作，你發現我着手了一種新的意外的活動，一定有些驚異了。三十年來，你們已來到這種地步，只承認我是一種「幻想家」，但不會承認是兩種。因此，讓我直捷了當的——打開荷包，檢出上等貨來，擒住你們的注意。

下列食叉圖，原來是用鉛筆畫在一張整齊的紙上，這是照常法影印下來的。請注意上面簽的名字和日期（圖一）：



（食叉，一九二八，☆，十三，伊爾汶畫。）

這個畫是我的襟弟伊爾汶 (Robert L. Irwin) 畫的，他是一位有工作的青年，沒有什麼

「幻想」的，他畫的時候，情況如下。他住家在巴撒登納（Pasadena），他在家裏一間房內坐着，那時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早十一時半，他照約定手續隨意挑選一件東西畫，畫好後，坐着凝視不動，集中全副精神於這張畫上，約十五至二十分鐘之久。

在同一時間，即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早十一時半，我的妻躺在她書房中榻上，我們家在長灘（Long Beach），離巴撒登納有四十哩遠的路程。她閉着眼睛，似睡非睡的，運用一種精神集中的方法，（這種方法她常常練習，已有幾年了，）便觸動她的下意識而想到她的妹夫心中所想的東西。及到她覺得滿意了，覺得心中這個想像是一正確的——因為它歷久不消，去而復來——她便坐起來，提起鉛筆在紙上寫出下

列幾個字來（圖一甲）：

一二日後，我們驅車到巴撒登納去，當

波薄（Bob）和他的妻子面前把畫與字拿

出來比較。波薄夫妻以及我的妻對於由這種方法而得着結果的口供，我都保存起來了。本書後面還有四對圖畫，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作的，其中三對有同樣的成功。

甲 1 圖
July 13, 1928
See a table
for Nothing
else

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看見一枚食叉，沒有別的。）

圖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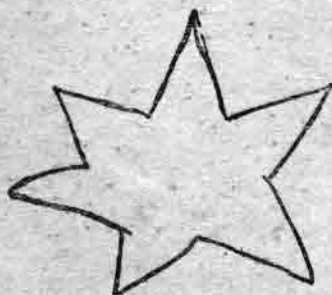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甲



No 1. Room & drawing by Mrs. (K. S. Quint)

(第一號，像太陽，克列畫)

一直到試驗終了才開開。畫作好後，我把畫擺在面前，注視着牠約有五分或十分鐘。

下邊五圖（圖 2 甲）是我的妻畫的，她睡在她書房中榻上，離我約三十呎遠，我倆之間隔一門，門是閉着的。我們的談話僅如下述：當我預備作畫的時候，我說一聲，「對啦，」當她作完她的畫的時候，她也說一聲，「對啦」——於是我開開門，把我的畫遞給她，然後互相比較。我看見她在五個小圖之外，還寫得有註解，解釋她怎樣畫出那樣幾個圖來。這一點，以後我還要引用和

第二種情形。下列一圖

（圖 2，）圖的下面又有一

連五個畫（圖 2 甲）：

上圖是由下述情形中

得來的。上邊單圖（圖 2）

是我在書房裏畫的。書房裏

面只有我一個人，作畫之前，

門就是關上了的，沒有開過，

討論的。還有六對圖畫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的，以後也是要向諸位報告的。

第三種情形：下圖（圖3甲）是在下述情況中作的。我的妻走上樓去，把樓門關起來。我輕腳輕手的走近樓下一間碗架邊去，從架上取下一支電燈泡——原來我們已經約好了，任我挑選一件小東西，我家裏小東西實在也多得。將這電燈泡包上幾層報紙，裝在鞋盒子裏，用整張報紙再把鞋盒子包起來，然後用繩子網好。於是招呼我的妻，她便走下樓來，躺在她的榻上，將盒子放在她身上。越過太陽經。我坐着，目不轉瞬地盯着她，在這當兒我決沒有說一句話。最後，她坐起來，作她的畫，并加上註解，然後一齊交給我。她寫註解和圖畫的時候，我沒有開一句腔，并且此處轉載的圖畫和註解，於原樣絲毫沒有更改（圖3甲）。

我妻的註解原義如下：

「起初看見圓形的玻璃。我猜或許是鼻狀玻璃杯吧？不對。其次現出V形，頂端又帶一「鈕結」。鈕結高出原物，圓頂的顏色與低下部份的顏色不同，圓頂是光亮的，其他部份是暗澹的。」為避免任何可能的誤解起見，或許我應該聲明，上述問答是我妻描寫她自己的意識過程，

圖 3 甲



並不是她問及我的什麼疑問。她並沒有大聲的「猜」，在試驗的當兒，我二人都沒有說出一個字，只有我招呼她下樓來的時候，我說過一聲「預備」罷了。

下列數圖是由下述方法得來的。第四圖是我獨自一個人在書房中畫的，這一次一連畫有九個圖，這是其中之一，畫什麼完全沒有限制，腦海裏想到什麼就畫什麼。九個圖作好之後，每個圖用綠紙包起，包得絕對看不見圖，一個一個地用平常的信封裝好封上，然後把這九個封好的信封放在我妻的臥榻近旁的桌上。我的妻於是取一個放在她的太陽經上面，於是集中他的注意，這時她要我坐着監視，爲的是要使證據更能令人相信。她得到她認爲可信的讀心術的「消息」，或信封內容的意象以後，便坐起來，在拍紙簿上作她的草稿（圖4甲）。

圖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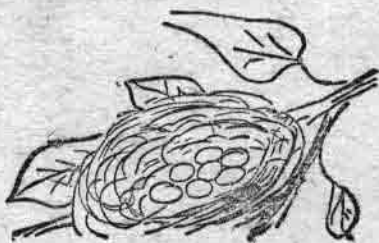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甲



我們手續的要點是這樣的：她決沒有看見我的畫，直到她作完了自己的畫以及寫好了註解之後，她才看見；我沒有開過一句腔，也沒有作過說明，一直到這個試驗終了後，我才開腔說話；

并且上列的圖正是我所畫的圖，而下列的圖也正是我妻所畫的圖，決沒有任何添加或改竄在這一對圖上。我的妻寫着：「盤石裏面有許多葛藤蔓延到外面來。」我的意思是一個鳥巢，四周被樹葉包圍着，而她的猜想却是那樣；不過，你們看這兩個圖實際上確是同一的。

我們作了許多實驗，都是分別用上述幾種方法作的，本書所報告和解釋的便是這些實驗的結果。用臨摹小圖畫的方法次數比較用其他方法要多些，不過是因為作起來比較便當一點罷了；一刹那的注意，試驗便可做完，而且很適合我們這生活忙碌的人。為節省時間與麻煩起見，手續的繁簡容有不同（以後我要加以說明）。可是主要點沒有改易：我一連作幾個圖，我妻沒有看見，再由她拿去一個一個的重作出來。現在隨便挑選幾個有趣味的例子列在下面。如果我的妻在圖畫上寫得有什麼，我便記下來作為「註解」；諸位須明白此處以及本書其他各處之所謂「註解」，即是她在未見着我的畫圖以前所寫的文字。有時這種「註解」也是印影出來可以見着的。請注意標記 1. 2. 3. 等圖是我畫的，標記 1 甲, 2 甲, 3 甲等圖便是我妻畫的。

圖 5



圖 5 甲

